1. 罹病的感受不就是受了限制的感受？不就是分裂和分離**出去**的感受？不就是你在自己和弟兄之間所感知到的間隙？現在你卻把這道間隙視為健康。因此，你眼裡的善出現在了外邊；而惡，則在裡邊。於是疾病分開了善和自我，而把惡保留在了裡邊。上主則是你在恐懼之夢以外的選擇。共享了恐懼之夢便一定無法共享上主。但拒讓自己的心共享恐懼之夢**就是在**共享上主。沒有其他的選擇。你若不共享，就什麼也沒有。而你之存在，亦是因為上主與你共享了祂的旨意，以便受造於祂的亦能創造。

2. 正因你共享了憎恨與惡意、悲苦與死亡、罪與受苦與苦痛與失落的邪惡夢境，才把它們都弄假成真了。一旦無人共享，它們就會被視作不具意義。恐懼由它們那兒消失了，因你並未扶植這些夢境。恐懼一旦消逝，愛必會降臨，因為這就是你所有的選項。一個出現，另一個就會消失。你共享了哪一個，你能擁有的就只有那一個。你接納了哪一個，你擁有的就是那一個，因為那就是你唯一想要的。

3. 你若寬恕了夢者，看清他並非他所營造的夢，你就不再共享那邪惡的夢境。於是他便無法成為你夢中的一部份，而你們也能一同脫離夢境。寬恕能把夢者和邪惡的夢境分開，從而釋放他。不要忘了，假使你共享了邪惡之夢，你會相信自己就是你所共享的夢。你害怕它，所以你不想了解自己的真實身份，因你相信自己的真實身份令人畏懼。你會否定自己的自性，並行走於你的造物未曾造出的陌生疆域，在那兒，你似乎成了你所不是的模樣。你會和自己的自性開戰，祂看似成了你的敵人；你也會攻擊自己的弟兄，他成了你所憎恨的一部份。沒有灰色地帶。要不你是自性，要不你就是幻相。幻相與真理之間還能有什麼？如有那麼一個你能成為非你的中間地帶，那必定是個夢，而非真理。

4. 在幻相與真理之間，你構思出了一道小小的間隙，你的一切安危有賴乎此，而你的自性也安安穩穩的藏身於你所營造的一切。於此，一個病態的世界建立了起來，而這就是肉眼所見的世界。於此，身體聽見了聲音；那是它的耳朵生來要聽的。但身體能感知到的景象和聲音都不具意義。它既不能看，也不能聽。它既不曉得**什麼是**看，亦不明白**為什麼**而聽。它根本無法感知，一如它無法判斷、明白、和了知些什麼。它的眼是瞎的；它的耳是聾的。它無法思維，因而也造就不出任何結果。

5. 被上主創造為有病的在哪兒？而祂未曾創造的又怎能存在？別讓你的雙眼盯著夢境；別讓你的雙耳為幻相作證。你營造了它們，就是為了去看一個不存在的世界；去聽那些並無聲響的聲音。但還有其他的景象和聲音是**可以**被看見、聽見，**可以**被了解的。因為眼睛和耳朵之為感官都是毫無感知的，它們只會回報自己的所見所聞。在聽、在看的都不是它們，而是你，是你把所有不規則的碎塊、無意義的碎片、和一絲絲證據兜在了一起，見證了你所想要的世界。別讓身體的眼和耳感知那數不勝數的碎片，並說服它們的營造者他所想像的一切都是真的；你所見到的碎片只存在於你想像出的那道間隙。

6. 創造證實了實相，因它共享了一切創造所共享的任務。它並不是由比方兩三片玻璃、一塊木頭、或一兩條線所組成的，就算都放在一塊兒，也證實不了它的真實性。實相並不依賴這個。沒有任何間隙能把真理同夢境還有幻相分開。不論在何時何地，真理都未曾替它們留下任何空間。因為它把所有的時間和空間都佔滿了，讓它們永不致一分為二。

7. 你相信在你和自己的弟兄之間有一道小小的間隙，而你並未看清，正是在這兒，你見到了一個世界，而你也成了這世界的俘虜。你眼裡的世界並不存在，因為你見到它存在的那個地方並不是真的。那道間隙被小心翼翼地隱藏在了迷霧之中，而朦朧的景象起而覆蓋，當中充滿了模糊不清的形式和變幻莫測的型態，令你永遠摸不著也弄不清。但那道間隙裡什麼也沒有。既沒有嚇人的秘密，也沒有黑暗的墓穴，乃至死人骨頭裡冒出的驚恐。只要你願正視那道間隙，且已擺脫你對認出愛的恐懼，你就會見到罪的空幻與純潔的本質，這些你都會在自身之內見到。